

史記卷之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

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

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正義曰今洛州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

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

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

河徐廣曰音干駟按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皆韓故地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

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

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鄉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

制敵取勝起剪畧同然起嗜殺而剪則識遠故起詐其殺人之數剪則慕其慮事之

乾宋本周



正義曰洛州南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
正義曰言為太尉
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

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後

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

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是其地

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

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

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

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

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拔五城斬首五

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

是也○正義曰按南陽屬韓秦四十五年伐韓之野

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

王索隱曰地志有野王縣屬河內野王降秦上黨道

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韓

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

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

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

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

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

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徐廣曰屬潁川○正義

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地理志云輪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

輪蘭聲相似字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

隨音而轉作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

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

正義曰鄢鄧在襄州

正義曰東陵今碭州下縣

正義曰郢州長壽縣南

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

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

索隱曰野王縣屬河內

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

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

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

索隱曰今其地關西河別有蘭縣也

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汝氏以按據

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四月齧因攻趙趙使廉頗

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侯兵也秦斥兵斬趙

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

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又有故穀城此二城

鄣也即二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

敗其陣徐廣曰作一乘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廉頗堅

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

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

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

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

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

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齧為尉裨將令

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

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

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

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

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

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

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

敗廉頗須用此法

用人之密

不世武安君惟恐人知王自將而盡發河內兵惟恐人不知善將將主也而不能竟

索隱曰地理志汝氏今在上黨

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

二十五里

鄣也正義曰

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

秦王既怒趙西壘壁者

正義曰數音胡挑田鳥反

間紀竟反

詳音羊

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又名秦長壘

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毀處

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

一武安君之用惜哉

何晏白起之降趙卒詐而
沈其四十萬豈徒暴酷之謂
乎後亦難以重言矣矣向使
取會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
捲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
執銳天下見降秦之將頭
顱似山歸秦之眾積成前
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原肯服
何城肯下乎是為誰能哉四十
萬之命而適足以疆天下之戰
欲以垂一朝之功而乃更諸聖
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
勢軍勝而遠其計何者設
使趙復合馬服更主則後
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
使天下為後日子其所以於不
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更平
原之補相也諸侯之謀至也
不諱則母所以遠智也可謂
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
之十五以上者皆前戰而向
趙矣秦王之親自賜民爵
於河內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
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
功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
若後之役以不諱其說者則

秦攻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
可致者不自當戰戰不當致
降詐也戰戰雖難降故雖
易然降救之高害禍太於
戰也。索隱曰。卷音。秦。相
音。蜀。竟。反。字。亦。作。絞。練。音
救。王。本。注。在。皆。祭。祀。焉。下

秦間入而
廉頗去蘇
代說而秦
兵罷故曰
戰于千里
之外不如

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
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

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

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

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

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

正義曰故

城在絳州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

龍門縣西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

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

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

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鄆郢漢中北擒趙

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

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

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

徐廣曰平困上黨

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

民亡幾何人固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
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
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

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趙已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

正義曰太原龍門縣在秦定取也

正義曰鄆在秦州東道縣南九里鄆在利州漢陵縣東六里漢中今秦州之地

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

亡音無正義曰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

正義曰程地名云卷縣西理垣城城在今在鄆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

戰于廟堂之上

垣雍城

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
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
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
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
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
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
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
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
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

任針及堪也

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
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

疆其兩反

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
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

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

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

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

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劔

自裁武安君引劔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

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

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二十五里

徐廣曰陰密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鵝鶩縣城西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

恐四十萬人
人不為之
稱寃

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成。遂自殺。武安君之成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成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

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

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

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

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

賁擊荆，荆兵收，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

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

秦取諸侯，非德也。力也。秦人此舉不難于勝楚而難于定楚。荆地五千里，帶甲百餘萬，苟非六十萬人臨之，即勝之而反者數起。諸侯且乘其隙矣。剪之昭然，遠見豈可忽哉。

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

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

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

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

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

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

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輿。音余。按漢志：汝南有平輿縣，故沈子國。蒙恬

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

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又許州、葉縣、東北，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

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又許州、葉縣、東北，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

正義曰：城父在汝州東同官縣界也。

徐廣曰：秦諱賁，故云荆也。音音奔。

始皇能下
人所以成
功

秦將常成
功以君臣
相知也若
蕭相國請
田宅事同
而不敢顯
言其故可
以觀世矣

果

父縣者也左傳楚大城城父使
太子建居之今亳州城是父也

荆人因隨之三日三

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

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

將軍討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

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

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

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

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

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

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

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留或曰將

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音麓而不

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一作擣又作朝我不

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

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

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日撫循之親與

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

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駟按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

非六十萬人不可多請田宅不輕出戰王剪智識每深一層

用王離作結以補杜郵一劍伊呂亦將子孫有國千餘年者何哉後之用兵者可以知所法矣

以此責將帥亦苛矣

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於是王剪

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剪因

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

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

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

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

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

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歿而又滅蒙氏陳勝之

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

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

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

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其三

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

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

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

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

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徐廣曰及孫

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史傳十三凡四葉

史記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

索隱述贊曰
白起王翦俱善用兵
馮為秦將拔齊破荆
起任馬服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霸上卒行
賁離繼出三代無名

史記卷之七十三終

白起王翦列傳考

起翦傳以善用兵少而好兵二句作綱領

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

起自問答正結其罪案

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果虜至離王
離軍遂降諸侯

王氏蒙氏以力戰著功名而終死滅降虜與秦俱

亡此斷案也

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客曰不然
王翦傳末插入或人與客問答語甚奇

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其後受其不祥
白起傳後載自言詐降卒而阬之是足以死王翦
傳後載客言三世為將者必敗此二節同一宗旨
以為千古名將之戒也

史記卷之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平議論傳之變體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

受業子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衍字道既通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人

為齊卿鄒堯州縣

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

駟

如此起手使是絕頂議論宜獨傳不宜與駟衍諸人合傳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疆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

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孟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

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時而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說事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植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也

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

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

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謂海外者。如小海也。九州之

外更有大瀛海。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

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

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倫理本有準則。特其始為

濫耳。濫謂濫漫無當也。故王公大人初見其術。

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

從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

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襪席。索隱曰：按

音疋。結反。韋昭音敷。幾反。張揖三蒼訓。詰云：襪拂也。

謂側行而衣襪。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

長者所以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

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

書有主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

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

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王謀

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此豈

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

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楚詞云：以方枘

不可同傳必矣

寧為此無為彼有廉恥者宜着眼

故此碑是小海也。且將有禪將禪是小義也。

索隱曰：濫即濫。是江源之初。始此文意。濫為初也。謂衍術。言君臣上下。親之際。行事之始。此皆可為後代之宗。故濫耳。

按化者是身常。聞而貴其術也。

索隱曰：據仲尼。王法先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躬行。執此性。性。性。性。此可為長。長。長。

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

謂人斷木。方。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

尼孟軻以仁義于世。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
 里奚，飪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
 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譬之尹之負鼎，奚之飪牛，皆先合而後引之大道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
 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接子二篇在術家，田子二篇在法家，騶奭十篇在陰陽家。
 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于世主。
 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

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按此正承意觀色處。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奇狀

亦未及視也，未及試也。

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有謂我實有此事也。

索隱按：呂春秋云：淳于髡，不可不察。是牛鼎言行之術，天儻若夫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稷下齊之學，主於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皆以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于世主。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

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駟奭者齊諸駟子亦頗采駟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

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

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

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

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衍之術迂大

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

故齊人頌曰談天徐雕龍奭炙鼗徐廣曰一作亂調過髡劉

別錄曰駟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駟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

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田駢之屬皆已歿齊襄王時

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

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

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

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

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

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

索隱按劉氏云數衍字也今按文稱炙鼗蓋即車相蓋即脂器也蓋即車之別名也

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
 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
 何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簡陵而趙亦有
 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
 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
 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
 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
 子十篇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
 四篇劇子之言索隱曰前史不記其名趙有劇孟
 及劇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子三
 辛富國楚有尸子長廬劉向別錄曰案尸子書晉人也
 疆兵楚有尸子長廬名俊秦相衛鞅客也商君謀事
 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倭規也商君被刑倭恐并
 誅乃亡逃入蜀自為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

又下文云並孔
 子同時或云在
 其後所以知非
 列人也
 顏師古云即為
 堅白之辯者按
 子原君傳鄒
 行同時括地志
 云西平縣豫州
 西北百里里有
 龍淵水也
 劇子而稱子
 索隱曰按尸
 子名俊音故
 晉人專具別
 錄長廬未詳

葬蜀○正義曰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音今之東阿
 長廬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芋別錄
 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藝文志自如孟子至
 云吁子十八篇各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自如孟子至
 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
 夫按抽出墨翟更換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子
 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
 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誅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
 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
 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
 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
 臣守國之器在宋臣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
 也楚王曰善哉吾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
 請無攻宋城矣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
 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曰公輸
 為雲梯之械成
 者按齊有權
 木戰高也雲
 者言其昇高
 入雲故言梯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夫按抽出墨翟更換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子
 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
 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誅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
 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
 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
 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
 臣守國之器在宋臣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
 也楚王曰善哉吾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
 請無攻宋城矣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
 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曰公輸
 為雲梯之械成
 者按齊有權
 木戰高也雲
 者言其昇高
 入雲故言梯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械者謂攻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戰勝相雄
軻遊齊魏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稱吾道窮
蘭陵事楚鄒衍談空
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十四 凡三葉

史記卷之七十四 終

孟子荀卿列傳考

附淳于髡
慎到騶奭

太史公作孟子傳議論一開一闔最得抑揚搏縱
之妙

梁惠王謀欲攻趙

按孟子書梁惠王當作滕文公趙當作齊

史記卷之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

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

魏公子三代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

也。平原亦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

忠臣也。孟嘗則齊之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

出萬矣。而立國君非不世奇功乎。而園女一進功名，俱隨何其

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

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

愚也

賸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

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

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

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宣王于甄與此明年

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

互不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梁惠王卒宣王

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

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

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

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

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

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

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

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

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

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

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

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

女宥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

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

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

本傳惟此
二段議論
可善至于
叛齊伐齊
人道絕矣
好客何益

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十三年至三十一年改為後元

宣王本毛刻並作威

正義曰紀年梁惠王三十一年下即遷于薛改名徐州

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里也

索隱曰按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謂長養之也

得無不能知耶

三千人之為賢者幾何亦不可不知

客雖多而不受雜之害不令任國事也

史記

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

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孫。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

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

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

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

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

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

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

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

薛城中東南阪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

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

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

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

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

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

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

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

剝。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

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

索隱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阪也。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靖郭侯是也。取者城陽也。

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旦代從外來見木
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

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偶木為之偶類於人也

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
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

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
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

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
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

秦昭王乃止蘇代之言驗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

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

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

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

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

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

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

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夜半至函谷

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

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

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

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

史記

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四

蘇代以土偶比

淫陽君木偶

比孟嘗君也

索隱曰抵丁

禮反按抵謂

觸冒而求之

也

章昭曰以狐

之白毛為裘

謂其狐腋之

毛也美而難

得者

藏在浪反

正義曰關在

陝州桃林縣

南十三里

忽羞忽服
德是無識

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
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
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
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
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
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
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
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為
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
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

得毛刻作德不自德是惡王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也徐廣曰年表言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

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
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
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
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
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
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
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
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
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
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

正義曰東國齊徐夷

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

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

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

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

奔徐廣曰潛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

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宮門以明

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

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

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

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

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

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

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

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

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齊無秦

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

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

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

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

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

報

食鷄鳴狗 益之報亦 食賢者之 報

信陵下士 而孟嘗好 客其品自 殊故信陵 之大語多 忠義而孟 嘗之客反 復倖免已 爾

國策作祝弗 相呂禮者欲取秦也 齊秦合則親弗與

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

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

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

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齊無秦

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

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

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

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

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

索隱曰舍人官 徵記姓而置其 名故云魏子收 謂收其國之租 稅

正義曰周最 周之公子

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索隱

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 諸子爭立，而

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國策作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索隱曰：躡音脚，字亦作躡，又作僑。孟嘗

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

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綏把劍之處。○索

隱曰：蒯，草名，音蒯，讀之蒯。綏，謂把劍之物，言彈其劍而謂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

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

正嘗表曰：薛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里辛在齊襄王之時也。

詩云：居常與許鄭，古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於薛城。

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傅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作技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于薛。薛歲不

奉符用反

按隱言與猶運也息猶利也

是善取債者

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

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
 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
 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
 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
 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
 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
 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
 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
 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
 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

難得

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
 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
 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
 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鞞東
 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
 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蹠而問之曰何以使秦
 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
 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
 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
 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

索隱曰言之奉邑少故全出息於薛也

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

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

聚散嘗理

若真能禮賢下交定有幾個不去者

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

識透

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

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

索隱曰：言市之行列。

有朝位，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

索隱曰：期物謂入市。

心中所期之物，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

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

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第與鄒

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

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五十四 凡六葉

索隱注贊曰 靖節之子威王之孫 既覆其國實重門 好客喜士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魏子馮煥 如何承睫 薛縣徒存

索隱曰：趨要也。又音趨。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其市朝者，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孟嘗君列傳考

太史公作四君傳具見好客意孟嘗則曰以故傾天下之士平原則曰故爭相傾以待士信陵則曰傾平原君客春申則曰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而士不得袒裼

今本袒作短誤

孟嘗君客無所擇

此句乃孟嘗千古斷案傳中只以好客一事自始至終詳序之此史家秘法也

而雞盡鳴

一本盡作齊

九年取宛葉以非史宋錄去也

九字誤當作六古通案中只以故各一

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

昭懷二謚宜刪之

有用齊句

言親弗呂禮二人用於齊也齊字屬下句讀誤

史記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趙惠文王弟

諸子中勝

最賢喜賓客賓客益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

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于東武城

徐廣曰平屬清河

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躡者槃散行汲

索隱曰躡音壁散音

亦先寒反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躡者

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

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

索隱曰罷音皮癘音呂

癘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

癘

謂善補過矣

毛薛躡者李同毛遂皆自言而後識之公子未可謂知人亦可

正義曰今貝州武城縣

正義曰躡也

王本亦作癘也索隱曰癘病音皮癘音呂宜反

其門下有
氣弊

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躡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躡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躡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躡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一作待。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

正義題惠
文王九年秦
昭王十五年

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豈知其○人○而○故○激○之○耶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

后之用人皆待其蔽而用之不能類也

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曰穎環也按字書穎一曰錐柄

一曰刀環此謂錐柄脫而出耳非環義也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

毛遂借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目笑者笑意寓于目也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

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

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

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

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

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

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

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

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

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

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

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

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

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

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

其出詞全是氣故能奪人聽樊

然增鴻門亦

平原君虞卿列傳

索隱曰按鄭玄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

寫得英爽
動人

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用牲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

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毛遂奉銅盤禮用珠盤

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

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

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索隱曰說文云錄錄隨從

之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

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

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

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毛先

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

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

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

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

曰名談大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

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

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百數婢妾被綺

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刻

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

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

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成臯有李城。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

正義曰：言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

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西封。趙場帝從溫，故溫城移縣於此。

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

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言其報德也。

成王十五年卒。

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

子孫代後竟與

與此不同。

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

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為，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欲，若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停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

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為，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欲，若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停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

索隱曰：好音豐者，命也。繫紛亂事，言而竟後息，不無害也。則說

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

徐廣曰躡草履也簦音登簦有柄者謂之

躡音脚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

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譙周曰食邑於虞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

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今之虞

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

死

徐廣曰復一作係

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

也不如發重使為媾

古后反求和曰媾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

索隱曰媾亦講亦和也

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

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

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

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

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

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貴人使平

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

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

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

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

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

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

王入朝使趙郝

音釋徐廣曰一作赦

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

國策已如
絕覺太史
公無地可
生活處

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
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
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
歸主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
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
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
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
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
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
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

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

擔而親自攻之也○鮑彪曰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

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
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

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
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

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
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

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
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

視吾舌在否如虞卿可謂之舌

王本與此同
毛刻作為足
下解負親攻
之注云言為
足下解其負
擔而親自攻
之也

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

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

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

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

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

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

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

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

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

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

索隱曰按私謂私也

正義曰季子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歌康子從文昆弟

正義曰相室謂傅母之類也

用舌而不見其舌矣

曰此飾說也王春勿予徐廣曰春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
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
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
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
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
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疆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
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
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
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
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

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
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
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
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
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
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
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
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
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
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

正義曰前取秦攻得賂是易道也音亦

過音戈

過光軒反

著書制訖
當世是最
不肖人事

妙

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

索隱曰：魏齊有仇秦求之，意乃抵虞卿，卿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

云十
五篇

二字寫得
一段救魏
齊苦衷出
太史公救
李陵亦幾
於窮愁矣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持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之信間易將之，各何怨平原受馮亭哉。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十六十四 凡五葉

索隱述贊曰：翻：公子天子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踴躍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史記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考

稍稍引去者過半

監本缺者字

乃穎脫而出

穎字從禾

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

虞卿論媾秦可謂工於料事者非徒以雄辨勝

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

虞卿之游一顯于趙而卒以不負貧交捐相印而不顧此其志誠烈然何以遂栖栖退而著書豈其

無復之哉

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二句轉掉甚佳與范蔡贊二子不困阨惡能激同

一文法

史記卷之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

是鄉邑名

是時范

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

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

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

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

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

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

王本亦作木

戰國所謂三千數千大率侈辭耳

卯宋本

中統本本作王宋本毛本並作士

鬼
低
毛
本

黎
毛
本

桔稗頭覽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魏王釋博欲召大
常眠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
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
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
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
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轍以報臣臣
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
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音盈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
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
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
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

王亦作探
毛刻作深注
云按誰固作
探得趙王陰
事

史遷極慕
信陵故言
之疊疊

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
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
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
朱亥俾倪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不正視故父立與其客語微察
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
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
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
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徧音遍贊告也賓客皆驚酒酣公
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
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

鄒誕生俾音
足未反倪音
五弟反

謂以侯生徧
告賓客

徐廣曰為一
作羞

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

索隱曰晉鄙魏將姓名

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

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疾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疾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疾生。疾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疾生。乃屏人，問語。索隱曰：問音開，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報仇之資畜於心也。得

索隱曰：甚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裝也。今按

三年也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

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

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

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

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

與公子。公子行，疾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

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

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

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疾生曰：公子畏死邪？

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嘍噤。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

索隱曰：嘍噤謂多詞句。

正義曰：嘍噤，大笑也。大呼。

也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非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

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

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呂忱曰鞬盛弩矢○索隱曰鞬音蘭謂以

盛矢如今之胡麓而短也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

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

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

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

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

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

索隱曰呂忱名作字林言鞬盛弩矢之器

公子勉之在此

看信陵傳 凡揖遜辭 讓處俱是 大關目

謙之又謙 損之又損 公子三代 以下人三 代以上心 事

史記卷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 五

曰國策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

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

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

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

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

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臯過以負於魏

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

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鄆為公子湯沐邑

鄆趙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

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

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

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徒

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

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

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尤佳不求士

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

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

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

君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

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

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

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

舉亦音據也

索隱按列錄字

鄆音霍

卷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

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

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

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

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

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

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

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

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

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

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

賢者獨見其大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

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

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

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

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

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

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

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

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

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篇圖七

索隱曰抑音之謂以兵威之

索隱曰毛公薛公史不記其名

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贊美之意已於篇中備述摹寫故

贊中止以虛冷之致傳其仰企之神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此處作信陵君與卷首不同

此卷宋本與前卷同

板心史傳十七十四

凡四葉

史記卷之七十七 終

信陵君列傳考

四君傳信陵篇為最

魏公子無忌者

一篇中凡言公子者一百四十七大奇大奇
公子欲見兩人

以下用兩人者五

以下用西人書五
公子於貝西人

一歲中凡言公子者一百四十六次
公于無忌休

四部新刻刻蓋然景

計刻宋版書

史記卷之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

索隱曰頃襄王名橫考烈王完之父

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索隱曰劉氏云

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

也正義曰至極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徐廣曰致或作安累棊是

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

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按鮑彪國策

之身是此曰莊王誤也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鮑彪

曰要約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鮑彪曰橋秦人守待也盛橋以其

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

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彪曰散也而不敢掾王之功亦

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滿衍首垣索隱

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以臨仁平

丘徐廣曰屬陳留黃濟陽嬰城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

等自嬰城而守也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索隱曰磨注

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掾王

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王若能持功守威絀

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

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

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

毛作三作二

索隱曰按謂西虎門而受弊於駑犬也

索隱曰要者腰以言其要也

言王之意盡行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

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

其然也。管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榆

次屬太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此二國者，非

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

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戰

策曰：三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

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

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

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鮑彪曰：逸詩。武足跡宅猶居也。言地

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

趨趨毚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趨趨，往來貌。兔，兎也。謂狡兔。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

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

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

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夫韓魏父子

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

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摺音拉。首身分

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

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

不及原文
曲折生動

讀歇言而
望秦祚之
長可謂捲
面覆床矣

索隱曰：大國謂秦也。又曰：重世猶累世。

智伯敗於榆次也。有梗陽鄉。索隱曰：于隧，吳之敗處也。名于水邊也。遂，道路也。沒利，二句謂智伯及吳王伐齊於前，而自易其於後，即榆次于隧之難也。從音絕用反。劉氏云：從猶領。

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

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

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

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

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

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

索隱曰：隨水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得

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

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

將出而攻，留方與、錕、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

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

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魏盡故宋齊取泗土，是使齊魏攻伐而得其利也。

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

於秦。索隱曰：校，謂與秦為敵也。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

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

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

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

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

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值猶乃也。韓魏重齊歸以帝號也。臣為王慮，莫若善

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

索隱曰：齊一年之後亦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者，餘矣。

云：技者報也。言力能報秦。

校毛刻作技。

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要正義曰：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按為四國。然不得相救。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項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

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

黃歇此舉亦甚奇

史記

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四君封邑，檢皆不獲，蓋並號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

春申君未見好客處

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

正義曰：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

別築城居之，又改破楚門為昌門。

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

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

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

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

四年滅也。

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瑋

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

兩人同惡
故見一語
于此

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
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
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
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
皇六年而楚王爲從長
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
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
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
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鼂
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
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鄆陵其許魏割以

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
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
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
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
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
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
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
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
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
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

春申君主
平喪矣見
於三公
矣

大然之
矣

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

叙得繚繞
天斷不容

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正義曰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戰國策

史記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作君之舅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

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

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

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

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

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

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

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

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

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捍

有母弟猶猶存

歇之立楚

王在不韋

前歇之陰

盜國在不

韋後兩人

互相師

任有關係
夏史筆

廢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是歲也秦始皇
立九年矣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嫪毐亦為亂於秦方是巧合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

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

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第十八冊史傳十八又有十四二字凡五葉

謂為王之舅
意異也

史記卷之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考

孟嘗傳有魏子馮驩平原傳有毛遂信陵傳有侯生毛公薛公春申傳有朱英皆賓客之雄者附見四君傳中光景動人

致至則危

致言取物置之物上也

有其二垂

二垂謂西南地也正義注非

而詳事下吏

詳其事以下於吏是慎重之意

遲令韓魏句歸帝重于齊重之意

國策遲作訕謂屈命令於韓魏而歸為帝之重於

齊也索隱注誤

注地於齊

齊當作秦

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李園既

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而李園女弟初幸

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

一事凡三叙之不厭其重複

史記卷之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

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

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

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

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

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

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

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

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

索隱曰摺折其齒

雎佯死即

卷以箕

索隱曰箕謂葦荻之薄也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

索隱謂箕此誤也

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箕

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

索隱謂此誤也

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

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

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

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

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

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

之南

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

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

索隱曰地

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

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

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

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

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

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

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

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

此一語有留侯沙中持椎之勢

二云魏之魏境

魏有三亭皆

期三亭之南

蓋送飯已畢

無人處

索隱曰音

納亦如字內

者亦猶入也

索隱曰音猶

搜也音柵又

史記 卷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 索車中無客乃已。按雎料穰侯若燭肝隔胡王稽遂

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

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按說苑云晉

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

定志意以綦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息靈

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

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

也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

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待命歲餘當是時

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

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

辯士無所信。叙秦事一段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昭

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

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

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

按穰侯傳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

立政。索隱曰戰國策立作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

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

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

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

索隱曰穰侯謂魏宣太后之弟也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為穰侯是也

而食以下客之具草具謂食草菜之饌具

似子

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索隱曰：樞音陟，林反。樞者莖樞也。質，刺刃也。謂腰斬者為樞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薛綜曰：綜使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按：割榮，意已指穰侯等而

索隱曰：割榮，即之擅厚也。

不可明言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故，微及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

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漑。索隱曰：戰國策概

作關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按：亡字轉語，自非然猶云無乃也。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

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

辭氣溫雅 一時辨口 皆不及

徐廣曰：一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

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

注云：使持車戰國策之文也。

索隱曰：謂關涉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又曰：猶難也。

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

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閔，猶昏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

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按洒然非但敬肅兼有恐

懼。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者，長跽兩

膝被。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

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

然也。臣聞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

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

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

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

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

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

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

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

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

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身生

瘡，如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

病癩。

鄒誕本作悟然音昏

洒毛刻作灑鄭玄曰灑然肅敬之貌也

跪

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孟賁許慎曰成荆古王慶忌

吳越春秋曰吳夏育之勇焉而死。漢書音義曰夏育王僚子慶忌

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

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

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粟水也。

陵粟聲相近。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

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

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

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

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

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

太后之嚴，下惑於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

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

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

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

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

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索隱曰恩音胡困反乃汨亂之意。存先王

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

索隱曰按能謂委臣論詐之態也。

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

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嵒山中西謂之

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

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

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

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

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霸王之

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

是韓呼盧為大謂地韓盧以搏蹇兔以喻秦強言取天下之易

不言外事之失無以攻其內此對癰法

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

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

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

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

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

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

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管齊湣王南攻楚

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

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

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

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

索隱曰謂田文孟嘗君也

大臣

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

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

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

攻不亦繆乎且管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

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

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

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

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

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又矣而魏多變之國也

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

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

高彪曰遠交近

攻雖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

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

為上其次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

徐廣曰昭

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

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

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

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

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

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

借作藉字言為盜賞糧也

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
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義曰新

宜陽二澤潞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

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

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策國

作單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

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

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

華陽涇陽等擊斷無韓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

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

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

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

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政適音征敵伐國莫敢不

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弊

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者斷也御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

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

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

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縣之於

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

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

正義曰宜陽
下相救言澤
路之師不得下
太行相救

問音開

索隱曰無諱
猶無畏也

正義曰宜陽
下相救言澤
路之師不得下
太行相救
正義曰沙臺
在邢州平鄉
縣東北三里

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姑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

應為太后養地解者曰在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里

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

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

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正義曰劉云見須賈須賈

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

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

至此安得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

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

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絕也須賈因問曰

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

正義曰今之絕

緇袍之意在此

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孺子謂睢為小子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

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

向所讀何書

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

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

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

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管者楚昭王時而

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

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

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

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

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緇袍

范睢知足以經畧當

世而性本
于忠厚觀
其于須賈
已竭方報
仇矣而終
無毒于

史記

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
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
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
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
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
趙匿平原君所特接妙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
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
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云凡初崩是事
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
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

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
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
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
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
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
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常以春
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
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
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
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賣反眦者士賣
反睚眦謂相與怒而見齒也

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索隱

曰劉氏以為在太行之西南高平拔之正義曰紀年云鄭侯使秦

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讐乃詳

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

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

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

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管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

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

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

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

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

可忘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在臣

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

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

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

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

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

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

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羸在旁曰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

千古高義
嗜炙人口

徐廣曰蘇氏曰
起少曲而斷
太行
正義曰括地志
南韓王故城在
懷州河陽縣西
北十里俗謂之
韓王城非也秦
時周桓王以與
鄭故之則曲
與高平相近

信陵君畏秦社稷計重侯生不畏秦急士念重兩人實非畏秦者

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

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

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

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

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

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

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因城河上廣

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後五年昭王用應

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

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

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

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

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

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敢言

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

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主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

坐法誅徐廣曰五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

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

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

困毛本

正表曰陘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

索隱曰徐據秦紀及表言之

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

舉。相荀卿曰：梁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

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

笑，曰：先生苟鼻巨肩。

徐廣曰：鼻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也。蓋項低而肩豎也。 魁顏感羈膝攀。

率。索隱曰：魁顏謂顏貌。魁回若魁梧然也。羈音烏，羈反。感羈謂鼻感脊膝攀，謂膝攀曲也。 吾聞

聖人，不相始。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

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

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

吾持梁刺齒肥。

持梁謂持梁米飯而食也。躍馬疾驅，懷

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

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

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鬲，曲脚。索隱曰：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鬲，曲脚者以款訓曲。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

故云曲脚也。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

王本注曰：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當作齧也。索隱曰：持梁謂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者。

正義曰：不待禮曰干。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言。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衣，服虔曰：柔權也。獨其例反。

盛氣而待
之忽降心
而從之有
識見人自
不同

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
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
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
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
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
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
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
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
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
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

宋不豈字下
有缺字

蔡澤是一
箇范睢脫
駕的人非
奪之位

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
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
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
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
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
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
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
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
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
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

王本與此同

說文繼及

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

徐廣曰一云然爲霸王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不困毀訾

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

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

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

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

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

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

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

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聞。因

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

矣。閔天事文主，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

索隱曰言以比于子胥申而見誅放故全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憐而憐其臣子也

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
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
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
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齊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
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
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
難索隱曰批白結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
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
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
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

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
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
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
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
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
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
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
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
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

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博所殺，然太史噉未知誰之。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

索隱曰：二人勇者也。噉音大故反。

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

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克也。辟地謂招攜離散。克滿城邑也。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

索隱曰。信音申。誦音屬。謂志已展而不還。

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班固

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駟謂投投瓊也。○索隱曰。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分功以遠救。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事。具小爾雅。

欲分功者謂投地而

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

平襄曰。施猶展也。言投得三川之地。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

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

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

商君能如是可無車裂之禍然商君慘刑誅殺必無善後之理

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唯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

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

自為為人

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

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

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

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

史記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索隱曰二子
范睢蔡澤也
唯厄於魏齊
折臂指蓋澤
困於趙被逐
棄言是也惡
音烏激音擊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十九十四 凡十一葉

索隱還贊曰
應侯始困託載而西
說行計立責平寵稽
倚秦市趙卒報魏齊
網成辯智范睢招携
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史記卷之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考

范蔡兩人共傳其叙蔡語是終范之結局也

范蔡傳有蘇張之風文字絕佳

范睢蔡澤以口舌得相位太史公叙范睢曰天下辨士叙蔡澤曰天下雄俊弘辨智士見二人之辨同也

置廁中

監本廁作側誤

因以是杜口裹足

裹字從果作裏誤

吾固不出

湖本缺固字

乃肉袒膝行

監本袒作祖誤

以續賈之罪

續當作贖

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一篇血脉聯絡在此二句

主之威蓋震海內

湖本主作王誤

史記卷之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

正義曰中山今定州

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

樂

又曰今鎮州靈壽

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

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復國至趙武靈王滅之也

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

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

徐廣曰趙有沙丘近鉅鹿

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

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

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

招賢者遂有賢者來

辭讓是樂將軍本色

正義曰說苑云燕昭王問於鬼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攻則公城向欲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過乎隱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責者師王之臣其名臣其責者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責者僕友困國之臣其名臣其責者僕友將自東西指以求臣則所後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不乘之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巡以求臣則歸附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則請為天下主開路於是常置限為上客也 目指下脫氣便二字

何不散財齊以收齊國之心

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曰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索隱曰囑音由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縱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

索隱曰昧音莫音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在冀州城武縣界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和屬清河也正義曰在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徐廣曰問進說之意

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

四十里

正義曰即墨今萊州

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

口騎劫燕將姓名

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

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

讓謝報遺 猶有上下 之誼

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

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

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

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

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

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

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

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

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

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
惠王書其始庶乎知機
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
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
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
是存大業於公而以天
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
之量務以天下為心必致其
主於威隆合其趣於先王
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
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
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
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宜局
迹當時止於燕乎而已哉
夫燕非者非樂生之爵
疆燕而廢道又非樂生
之所求不肖苟利心無近
事不求小成斯意燕天
下者也則舉齊之事而
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
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
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
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
著於遐邇矣舉國不
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
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遺金
德以率列國幾於湯武
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
以縱三城收民明信以待
其解將使即墨莒人願

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
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
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
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
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
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
于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
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
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
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

正義曰樂教見燕昭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也
又曰杜預云父兄同姓羣臣也

仇其上願釋于文賴我猶
親善守之智無西施之類則
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
任窮則後微子適周之道
開張廣之路以待單之徒
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
使未定者遂節勇義者
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
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
智託心隣國傾慕四海延
頸思戴聖主仰望風教二
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
留於兩邑欲乃致遠於天
下不幸之變世所不圖
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
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
取之事求欲速之攻使燕
齊之士流血於三城之下受
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
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
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
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善
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
之隆雖三城幾於可拔霸
王之爭迫其遠矣然則
燕雖其齊其與世主何以
殊哉甚與鄰國何以樂生
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三城之
速了哉願城拔而業非也

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
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
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
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
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
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
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
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燕隱曰
大呂陳于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鍾名故鼎反乎磨室
索隱曰燕鼎前輪于齊今反入于磨燕臺也
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
蘄丘之植植于

正義曰括志云燕元英磨室三宮皆燕宮在幽州縣西四里而磨室之下又曰磨室官名高誘云燕會亂齊伐燕殺得鼎與令反歸燕也

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願
業非與變同跡是觀樂
生不屠三城未可量也
右夏侯泰初樂教論從
王本注中錄出與名家法
帖中所刻者字句小有不同
當以法帖為定本

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
○索隱曰荀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荀丘所植
植齊王汶上之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
王以為為慊於志音索隱曰慊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
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
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
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
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奔羣
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
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

正義曰此州制
地東北隅有制
三汶水出
兗州博城縣
東北原山而南
入沛
亦作慊者
常慊然而不
慊其志也

公平
雖免身而
立功非以
幸為利者
矣

温然大雅
可觀
正義曰君子之交絕不說已
長而說彼短
又曰言不潔己名行而於
君若其子不忍言殷惡是也

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鳴。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
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
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
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隨。先。王。之。名。
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
出。也。按幸為利即所謂乘燕之敝者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忠。臣。去。國。不。絜。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絜其名云已無罪臣雖
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
左右之說不察踈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
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

卷八十一 樂毅列傳

索隱曰言既
臨不測之罪
以幸免為利
今我仍義先
王之思雖身
託外國而亦
不敢出也
禮曰大夫去其
國不說以無
罪是也
索隱曰言音
胡言我之數
教令於君子
子即謂禮之
謂已在外猶云
已罪不說王之
有罪故下云不
察踈遠之行斯
亦忠臣之節也
奉上脫楚字
各言音記開
反樂毅之子也

史記 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張華曰望諸君 家在西數里 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

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

也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非迫匈奴 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

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

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

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

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

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

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

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 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

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

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

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

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

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

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

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

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

恨不同時

卷八十一 樂毅列傳

正義曰東姓腹名漢有樂鄉

又曰言趙數距西方之敵故云戰之國

正義曰東姓腹名漢有樂鄉

正義曰東姓腹名漢有樂鄉

正義曰東姓腹名漢有樂鄉

正義曰東姓腹名漢有樂鄉

正義曰東姓腹名漢有樂鄉

正義曰東姓腹名漢有樂鄉

正義曰東姓腹名漢有樂鄉

正義曰東姓腹名漢有樂鄉

史記
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索隱曰：蓋公，闔友蓋公，不記名。

史記卷之八十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二十四 凡四葉

索隱曰：蓋公，闔友蓋公，不記名。

樂毅列傳考

賢好兵三字盡樂毅為人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

贊樂毅而詳述樂臣公所傳授亦變體也

索隱曰：蓋公，闔友蓋公，不記名。

樂毅列傳考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下脫絲補鈐以餘慶二字朱文印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

伐齊，大破之，取晉陽。

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

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拜為上卿，以勇氣

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

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

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

秦人套子亦以試趙有人與不也

奇識

當作陽晉正義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

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

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

妙妙

先再以義

秦以愛璧
版亡璧相
如以舍生
故全生

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

廷
毛本玉本

璧去身在
妙妙

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

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何休亦陳設車輪文物耳。

正告云

趙國之衆
秦王欺之
若嬰兒秦
下之威相
如視之亦
如嬰兒
秦王之見
高出左右

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驚而怒之，辭也。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

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

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

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

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

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

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

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

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

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

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

徐廣曰：會在二十年

九十里也

索隱曰：劉氏蓋謂石邑也

請得以頸血濺贊音大王矣。左右欲亦相如。相如張目

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鉞相如。顧召

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鉞。秦之羣臣

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蔣相如亦曰。請以秦之

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

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

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

之大功。而蔣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

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

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

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

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

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

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

辭去。蔣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

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

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

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

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

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

事古大臣心

可泣

王劭按。董勛
答禮晉職高
者名錄在上
於人為右職
軍者名錄在
下。於人為左
以謂下邊為
左。正義曰。秦
漢以前用右為

使廉頗失其勇

以爲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宰相與驩爲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

而刎頸也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

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按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伐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正義曰幾在

相路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正義曰城在相州安

陽縣南因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

防水爲名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

曰故城在魏州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按奢趙名將又括代頗收租

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

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

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

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

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

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

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

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

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于穴

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

平原君大有過於諸公子處

趙奢品識將畧亦在廉頗之右

秦不泄白起爲將即

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攻於及攻魏魏亦屬魏故樂乘亦屬魏屬齊屬魏也徐廣曰作房子索隱曰按防陵在魏之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三里

此意

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

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

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

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

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

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

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

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

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

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

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謂

待後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

令也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

祭詩曰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

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覺曰耐是完士

未免從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闕與山在洛州

軍也括地志云言距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據今洛州去

路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洛州闕與聚城是所距

據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

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

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

可觀

史記卷八十一 廉藺列傳

正義曰國謂邯鄲趙之都也

正義曰胥須古人通用謂都三十里而行未有計過險險恐人謀今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則令云須後令云耳

可憂

趙奢已歿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使

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

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

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

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

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

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

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

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

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

括母有心人

奢惟知其為死地

故集謀廣

益而趙兵

以全括惟

易言兵故

史莫能仰

視而趙軍

以破括母

之言即奢

之言○一

括耳相如

知之秦人

知之趙奢

知之括母

又知之獨

孝成王不

知括不自

知耳

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

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

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

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

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

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

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不稱妾得無

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

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

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

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
阬之趙前後所亾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
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
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
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
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
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

索隱曰信平號也

漢書未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

讀至此令人益思相如之賢

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
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
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
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
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
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
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
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
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
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

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

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陽也。正義曰武遂屬河陽也。正義曰武遂屬河陽也。正義曰武遂屬河陽也。

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

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

趙人。楊慎曰：冷語。收煞妙。廉頗卒於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

里。蘭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曰：崔浩云：古者出征以幕布為府署，故曰幕府。

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

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

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

如是數歲，亦不亾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

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

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亾

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

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

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

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

千三百乘，選騎得萬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

擒將者賞百金，穀者十萬人。索隱曰：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

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非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

謂弃之恣其殺畧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

可觀

正義曰：雁門縣在代地故云。雁門也。如高曰：將軍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幕府莫大也。索隱曰：大也。索隱曰：為將帥軍處，則幕理無常，間見及謀音牒。

穀古候反

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都甘反，襜路。

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

其後十萬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

頗既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

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劇辛，本趙人，仕燕。後七年，秦破

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斬首十

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

走秦將桓齮。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

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

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

秦胡數十萬人殺頗，牧而不足一郭開殺頗，牧而有餘。

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

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難也。處死難者，難方。藺相

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

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

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清隱曰：壯氣能各竭誠義，進為雄，和聲聘，返澠池，好通負，刺知懼，屈節推工，安遠定業，頗牧之功。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此卷宋本與秦楚之際，月表同。當是秦夢弼本，凡八葉。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徐廣曰：作信音申。

正義曰：在桓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

正義曰：宜安在桓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

劉氏武遂，本韓地在趙，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

龐皮反。

史記卷之八十一終

廉頗藺相如列傳考

廉藺傳或分或合或詳或略真得奇正錯綜之法
而四人優劣自顯

取晉陽

當作陽晉

邯鄲許歷復請諫

許歷是邯鄲人故加邯鄲二字或連上句讀

遂滅趙

紀秦滅趙在斬牧之後與紀魏亡在信陵死之後

一例

史記卷之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音丹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

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

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古紀之鄒邑，齊改為安平。秦改為

籠。索隱曰：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鑠附軸末，施轄於

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

齊人走，爭塗以轄。音衛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

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

史記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

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九里。索隱曰：地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

徐廣曰：轄車軸頭也。

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於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

用燕之忿

宣言神來必稱神師預疑燕人之心而後出火牛以奪燕人之魄

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戲耳

非急着

用齊之怒

行故即反

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

索隱曰：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版插也。

用燕將之喜燕軍之懈

孫子餘吻

索隱曰：言用兵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龍葦，而今齊年甚怒是敵人為田單開門戶也。

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士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

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索隱曰：言始如處女，軟弱敵不為備，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忽其田單之謂邪。

過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

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

宋本初淖齒
云在索隱述
贊後另行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
嫩音皎之家，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
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
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
聞畫邑人王蠲賢。劉熙曰：畫音獲。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又云：畫邑
因澹水為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蠲之故，
已而使人謂蠲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
子萬家。蠲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
王蠲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
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

齊西南近邑。索隱曰：音。胡卦反。三里春秋時。蠲音觸亦音歌。

田單賣燕
卒之勇而
王蠲作燕
齊亡大夫
之氣

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
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脰音豆。齊亡大夫
夫聞之曰：王蠲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
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曰：經。齊亡大夫。語也。

田單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下闕補紙鈐印与卷首同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凡三葉

索隱述贊曰
軍法以正實高奇兵
斷軸自免及間先行
羣鳥惑敵五牛揚旌
卒破騎劫皆復齊城
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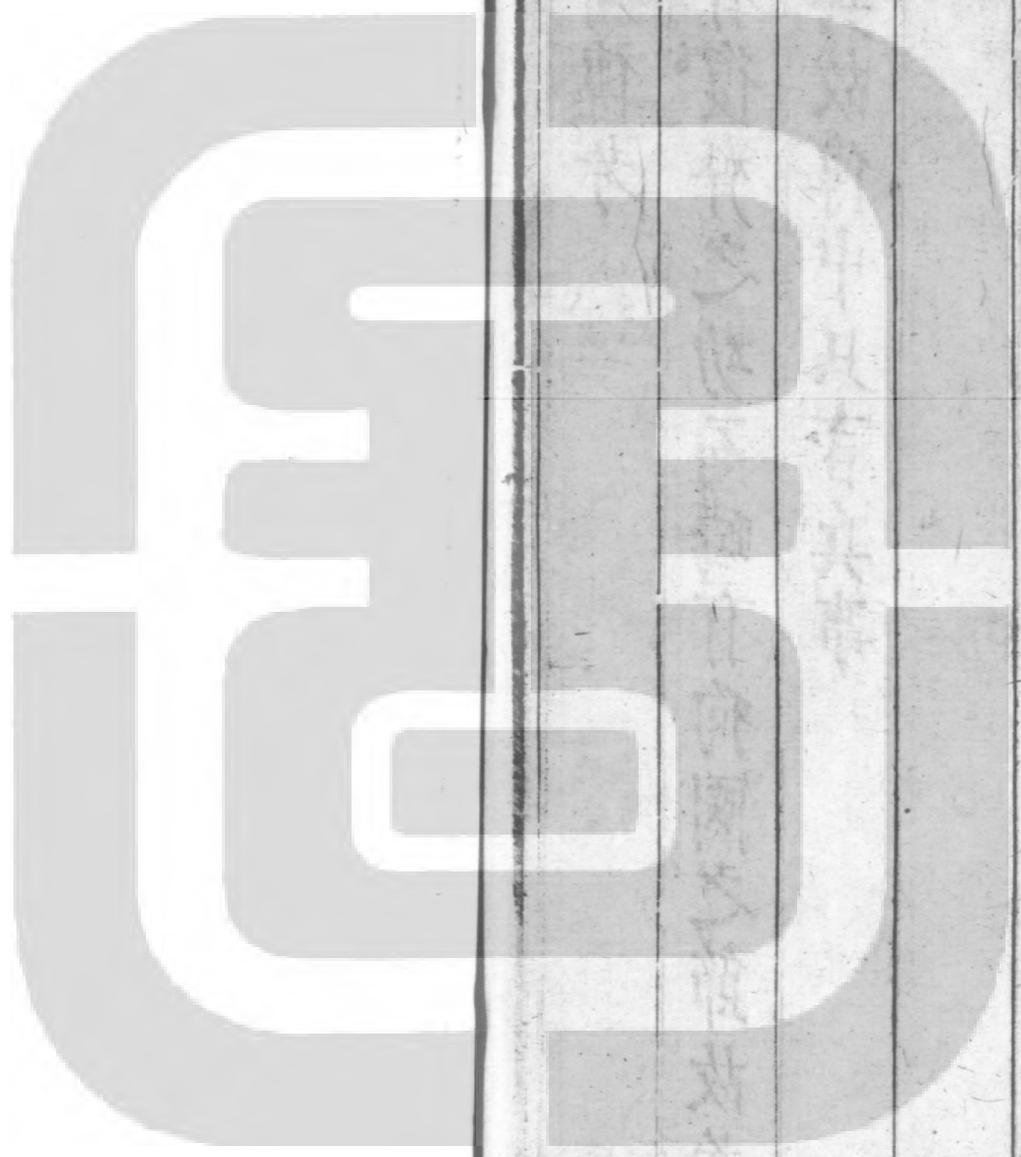
史記卷之八十二

終

田單列傳考

單有復齊之功而獨有狗國之節故並列之田單
習兵故傳中只言兵事

Blank manuscript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田... (Faint vertical text in the leftmost column,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